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詩緝卷十三至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卷一千十三

經部

詩緝卷十三

宋嚴粲撰

陳國風

譜白陳者太皞虞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

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

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

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

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

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闕音遏媯音規明音孟明猪即爾雅孟諸覲音檄○疏

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禩虞帝則胡

公姓媯武王所賜鄭駸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

大

詩緝

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為三恪薊音計○朱氏曰今陳州是也

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詩訖

於陳靈公下於秦夷之也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寧慎公圍戒子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曰

幽公詩厲王時

幽公之游蕩為人所厭此詩殆感額而相告者歟

子之湯兮湯如字又去聲○李氏曰子稱幽公也○傳曰湯蕩也宛丘之上兮傳曰

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曰宛中宛丘。○疏曰言其中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謂中央隆峻與此傳正反。○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洵有情兮洵音荀。○傳曰洵信也。而無望兮今日望謂威儀也。如近之則有望。

好樂者人之情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幽公之流蕩在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淫荒昏亂，不復敬謹，其威儀民因其出遊，見其容貌顏色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

坎其擊鼓

傳曰坎坎擊鼓聲

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持

之去。朱氏曰值遇也。傳曰鷺羽可以為翳翳音意。箋曰翳舞者所持。

言雖祁寒大暑亦遇其遊蕩厭之之辭也

坎其擊缶

音否方有反。傳曰盞謂之缶盞於良反。疏曰郭璞云盞盞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

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又是及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甌彈箏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嘗為蘭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烏烏甌缶音同。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音導。傳
曰調鬻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

音焚

疾亂也

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

亟音棄

歌舞於市井爾

曰陳幽公詩厲王時○疏曰古

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嘗為國人之所患苦及其久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

事於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盡去之不
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胃臆決
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
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
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
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
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
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

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

東門之枌

傳曰枌白榆也○
解見唐山有樞

宛丘之枌

音許○曰枌柞也櫟也杼也解

見唐
鴛羽

子仲之子

傳曰子仲陳大夫氏
○今日子女子也

婆娑其下

娑音梭
○張子

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士大
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文會其處

又有枌桐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

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

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次章言不績其麻知子

仲之子為指女子也

穀旦于差

音釵。傳曰穀善也。○疏曰旦早朝也。○曰謂無陰雲風雨。○箋曰差擇也。

南方

之原

李氏曰毛鄭以原為陳大夫氏不若歐陽氏以為南方原野其說簡徑

不績其麻七月

疏曰績緝麻之名

市也婆娑

既已相誘於是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相會于國南之原野其婦人不緝績其麻復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為也哉

穀旦于逝

傳曰逝往也

越以鞫邁

鞫音核。○箋曰越於也。視鞫總也。○傳曰邁行也

爾如菽音翹○郭璞曰菽荊葵也似葵紫色○釋草曰菽苾苾二字音毗浮○陸璣曰似蕪菁花紫綠

色可食微苦澀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 貽我握椒

於穀善之日往所會原野之地男女於是皆往也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荊葵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衡如字 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 愿而無立志

愿音 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曰掖扶持也○曰陳僖公詩先王時

衡門與魏園桃檜羔裘意同

衡門之下

疏曰衡古文橫字也。曹氏曰衡門橫一木為門貧者居之也。

可以棲遲

棲音

西○傳曰棲遲游息也

泌之洋洋

泌音秘。○傳曰泌泉水也。○疏曰邶風有泌彼泉水知泌為泉

○今日泌彼泉水乃泌然流貌毛以此泌與彼字異義同亦當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朱氏曰

洋洋安流廣長貌

可以樂饑

樂毛音洛鄭音療

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奮然自立

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謂橫木為門雖至淺陋亦可

以棲遲游息於其下泌然而流之泉水洋洋然廣長

玩之亦可以樂而忘饑喻陳國雖小亦足以有為孟

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音房。曰魴。魴也。魴音邊。釋魚曰魴。魴音丕。釋曰魴一名魴。

江東呼為魴。陸璣曰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魴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魴魚。魴方也。魴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

豈其取妻

取音娶

必齊

之姜

箋曰齊姜姓。○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解見魚麗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箋曰宋子姓

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為政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淫昏不可告語而惟思賢女以配之蓋外此無策矣

東門之池

傳曰池城池也。補傳曰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

可以漚麻

漚漚之去。錢氏曰漚之浸也。

彼美淑姬

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

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稱淑姬可與晤歌

晤音悟。○箋曰晤猶對也。

興也東門城池之中可以漚漬其麻麻漚水中朝夕

浸漬然後柔韌也

韌音刃

彼美好之善可與僖公晤對

而歌僖公與賢妃相處夙夜警戒庶幾改化也僖公
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
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耦庶幾優柔而漸入
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除之上濁。朱氏曰紵麻屬也。陸璣曰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

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音菴。郭璞曰菅茅屬也。陸璣曰柔韌宜為索。解見白華彼

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去聲

女猶有

不至者也

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

刺亂以時使然也

東門之楊

曰楊蒲柳也
解見車鄰

其葉牂牁

音臧○傳曰牂牁然
盛貌○曹氏曰自九

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
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暮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朱氏曰
煌煌明

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秋冬為昏姻之時今東門之楊木

其葉牂牁然盛則春莫而昏姻失時矣親迎以昏為

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已深而竟不至淫風行

而女有他志也

李氏曰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則
以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

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兩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秋冬之間可以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蓋於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殺色

界反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

音沛○傳曰猶泮泮也

昏以為期明星晷晷

音制。傳曰：哲
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佗音駝。疏曰：佗，文公園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為厲公，躐為利公。按經傳

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即是。無復利公矣。馬遷誤也。

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

曰：陳厲公詩桓王時。疏曰：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

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者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本非不美，未幾往

鄭洩盟而軟如忘蓋已有盡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

無良師傅也

左傳隱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七年陳

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軟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洩盟亦知陳將亂也軟色洽

反忘去聲洩息列反

墓門有棘

曰棘荆棘也解見楚茨

斧以斯之

傳曰斯析也○釋言曰斯離也

夫也

不良

傳曰夫傅相也相去聲○夫也猶言此人檀弓曾子曰夫夫也注上音扶下如字猶言此文夫也

國人知之知而已

程子曰己去聲今曰論語三己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己之皆謂

廢退之也與節南山式夷式己同

誰昔然矣

興也言他性本非不善以失教導而流於不善如墓道之門人所稀行失於修治而荆棘生之猶孟子言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此墓門既有棘必用斧以斯析之佗有不善必用良師傅以教誨之今傅相之人不良國人皆知之則當去之也知其不良而不去之誰從來如是乎蓋歸咎於前人也夫也謂傅相之人當時必有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鴉戶嬌反泮水音遙。鴉怪鴉也。鵲也。鵲鵲也。即瞻仰之為鵲也。鵲也。

音服鵠鵠音休留。傳曰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鴉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鵠鳥是也。今人謂之鴉鵠亦名怪鴉內則云鴉鴉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云謂脅側薄肉也。○山陰陸氏曰俗云禍鳥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鴉矣一曰鴉似鴉則鴉又非鴉矣其肉甚美可為羹雉又可為羹矣音柘臆音壑羹雉也。傳曰萃集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傳曰訊告也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以喻佗後來之為惡梅以喻佗性質之本善言梅本美木生於墓門荒僻之處而惡聲之鴉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鴉喻羣小附和之衆縱吏之為惡也

縱子

勇反史讀曰勇

此傳相之人不良有歌其惡以訊告之而不

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子則悔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

疏曰宣公杵臼莊公林弟

君子憂

懼焉

曰陳宣公詩
僖惠之間

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也

防有鵲巢

傳曰防邑也

邛有旨苕

邛音窮苕音條○傳曰邛丘也○詩記曰後漢郡國

志陳縣注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箋曰旨美也○曰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傳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曰苕苕

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長樂劉氏曰旨草地荒則誰俯予美也。音舟。李氏曰說文云俯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今曰唐葛生言予美則婦人稱其心焉。音刀。齊甫夫此詩予美則詩人稱賢者也。田傳曰怵怵也。憂勞也。

興也言防邑有鵲巢邱有旨美之若饒陳人指其地之所見也鵲巢積累而成喻為讒之積漸若草延蔓而生喻所讒之浸廣誰壅蔽予所美之賢者使我心怵怵然憂勞也

中唐有甃

音霹。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甃。甃謂之甃，甃甃音零滴。疏曰：堂塗，堂下

至門之徑也。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今曰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

郭璞曰：甃甃，甃也。甃音鹿。

邛有旨鷓

音逆。鷓音同。傳曰：鷓，綬草也。郭璞曰：有雜色似綬也。

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音趨。程子曰：惕惕懼也。

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有甃非一甃也亦以積累而

成功邛有旨美之鷓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

以成惑美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好去聲

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說音悅
○曰陳

宣公詩傳
惠之間

月出皎兮

皎音繳
○今曰皎月光皎潔

佼人僚兮

佼音攬僚音了
○今疏曰佼好也

曰孟子云子都之
佼○傳曰僚好貌

舒窈糾兮

窈音杳糾喬之上濁○傳
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今曰舒
而脫脫兮勞心悄悄兮

悄悄也○錢氏曰默憂也

興也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興佼好之人顏色

僚然而好其明艷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

舒遲窈窕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悄然

憂愁而靜默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

月出皓兮

皓音鎬豪之上濁。今日皓月光之白也。

佼人憺兮

憺音柳。蘇氏曰憺好也。

舒懷受兮

懷音酉。蘇氏曰懷受舒之姿也。

勞心慙兮

慙音草。王氏曰慙言不安而

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燎音療。蘇氏曰燎明也。

舒天紹兮

天音旻。季氏曰天

紹亦舒之姿也。勞心慘兮

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

株音誅

刺靈公也

疏曰靈公

平子淫乎夏姬

濁○疏曰

夏姬之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
御叔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
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
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
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御如字一音禦貉音陌

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曰陳

靈公詩
定王時

株林夏南之辭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羞惡也

胡爲乎株林

傳曰株林夏氏邑也

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托辭於其子謂夏南非有見焉不足往見也今公之命駕何為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依違言之而譏

之最切矣

補傳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

駕我乘馬

乘去聲

說于株野

說音稅○箋曰說舍也

乘我乘駒

上乘平聲

下乘
去聲
朝食于株

始見公之命駕謂非必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
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
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為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

感傷焉

思音伺。今日陳靈公詩定王時。王氏曰東門之粉苑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此詩言寤寐無為刺靈公君臣惟知好色而不知其

他焉知為作者刺淫者變風多男女之詩或疑似後
世艷曲聖人宜刪之非也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
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所謂思無邪也聖人存之以
立教使後世知為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
名播於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讀詩者

能無邪爾思則凜然見聖人立教之嚴矣

詩記曰變風始於雞

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
十有九抑何多也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物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污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

何疑

哉

彼澤之陂

董氏曰澤水之鍾也。傳曰陂澤障也。障音帳。

有蒲與荷

說文曰蒲似莞而編

有脊滑柔而溫莞音官。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為席。故男執蒲壁言有安人之道也。今日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粗矣。釋草曰荷芙蓉其莖茹其葉遺其本莖其華菑菑其實蓮其根藕茹音加遺音遐莖音密。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涕泗滂沱

泗音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疏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今日漸

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為
兩盛此言涕泗如雨也

興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
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
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
寐而寢更無他事但目涕鼻泗俱下滂沱如雨而
已譏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音艱。傳曰蘭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音權

○傳曰卷好貌。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鬢
字雖不同其義則一。○釋文曰鬢髮好貌

寤寐無爲

中心悁悁

音淵。傳曰：悁悁猶悒悒也。

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為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牽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萑菑。

萑，醜之上濁菑。談之上濁菑，頷憾同音。菑，髧禪同音。傳曰：萑菑荷。

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傳曰：儼，矜莊貌。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輾音。

展。輾轉解見闕。朱氏曰：伏枕而思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四

經部

詩緝卷十四

宋嚴粲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改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檜曹思周道疾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也檜前乎平何以

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

人伯云檜仲恃險

言不刺

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

衣服

好去聲

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按語當夷厲之間

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此大夫之去正為其不能自彊於政治耳詩言衣裘之鮮絜所以形容

其宴安無為之意非以絜其衣服為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音朝。蘇氏曰狐白裘也。○今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

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玉藻又云狐裘黃

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

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為

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引此為證以狐青為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

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為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

色鄭氏以為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

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

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

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為狐白然詩人

之意不在此也裘與袖同蜡音乍亦作褶

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

音刀○齊甫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此大夫去之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舊說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其大夫何為而遽去乎。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過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

傳曰翱翔猶逍遙也

狐裘在堂

傳曰堂公堂也。○疏曰謂正寢之堂人君出視

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服其狐裘塊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為也故憂傷之

羔裘如膏

音告。○今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曰膏之也

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
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
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
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故我心傷悼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己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自夷厲之時上下相習而廢禮久矣孔子存此序即
他日所以告宰予者其關於人倫風教者大矣

庶見素冠兮

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

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為白絹未有以布

為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

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

緣邊也既祥服而祭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禮主人左冠朝服絹帶素

韠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紕音皮棘人樂樂兮樂音驚○傳曰棘急也樂樂瘠貌○

朱氏曰喪事欲其縱勞心博博兮博音團○傳曰博博憂勞也

素冠者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不行三

年之喪則無服此冠者故詩人云庶幸見服素冠者
是棘急哀遽之人樂樂然瘠今無此人可見故我勞
心惻惻然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

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編衣
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謂素裳也○疏曰裳而

言衣衣是大名曲禮
云兩手握衣謂握裳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若得見服此素衣之人欲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

韠音畢○箋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
色○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

之韠其
餘曰韠

我心蘊結兮

蘊音允○朱氏曰
結者思之不解也

聊與子如一

兮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

萋音長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欲者也

隰有萋楚

釋草曰萋楚鉞弋鉞音遙○郭璞曰今羊桃也○陸璣曰一名鉞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

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疏曰或云鬼桃猗儺其枝猗儺阿那之

猗儺枝條

夭之沃沃

天音妖沃音屋○傳曰夭少也○今曰厥草惟夭桃之夭夭皆少之

柔弱也

意其葉沃若為潤澤之意草木生意方盛則沃然潤澤

樂子之無知

樂音洛○李氏曰樂記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

興也萋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尺以上則引蔓于草上

故言隰有萋楚其枝條猗儺然柔弱牽蔓如人之既

長多欲而可惡也回思其夭少沃沃然生意方盛之

時如人之少時無知欲而可愛也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非可絕也然不能以禮節之而至於肆情縱欲則

不如少小無知之為愈所以甚言淫恣之可疾也

詩記

曰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
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曰謂無
室家之道

○今日行露云
誰謂女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
室猶無家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

去聲

而思周道焉

詩記

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

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睽懷周宗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怒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為少知治體矣

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浹洽於人心者深矣

匪風發兮

錢氏曰發風大起也○今日俗呼大風為風發○陳氏曰迅烈也

匪車偈兮

偈音挈廣韻音桀傳曰揭疾驅也○陳氏曰軒輊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顧瞻周

道

箋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

中心怛兮

怛都達反○傳曰怛傷也

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非車之疾

驅也我迴首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也言生
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車上之不得安傷今而
思古也晉王尼暮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
安以車上不安喻世之亂也○舊說匪風非有道之
風匪車非有道之車今不從

匪風飄兮

飄音標本注符遙反
又必搖反從又音

匪車嘒兮

嘒音漂批驕
反○朱氏曰

嘒搖不
安之貌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傳曰弔
傷也

今考釋天云扶搖謂之焱孫云迴風從下上曰焱郭

云暴風從下上此詩言風之暴當音標與焱同音也
釋天又云迴風為飄與焱同音義別蓋迴風謂之飄
其迴風自下而上則謂之焱

誰能亨魚

亨音烹○傳曰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既之釜鬻

既音槩鬻音
尋○傳曰既

滌也○疏曰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
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張子曰既沃之使水多也
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錢氏曰
亨魚者滌其釜鬻而已無事煩碎

誰將西歸

箋曰檜
在周之

東故言
西歸

懷之好音

陳氏曰懷安也○今
曰好音猶好語也

治民若亨小鮮誰能亨魚而既滌其釜鬻乎誰將西

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言唯周道平易人若歸之
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
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十五

經部

詩緝卷十五

宋嚴粲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

音浮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

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

無法以

自守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

好奢而任小人

好去聲○陳氏曰儉則寡欲寡欲則

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李氏曰小人事君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國將惟我所為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補傳曰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諸詩者以其將無依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

將無所依焉

曰曹昭公詩惠王時

奢則國必弊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

楚楚舉一端耳

蜉蝣之羽

楚光曰蜉蝣糞中蝸蟲○釋蟲曰蜉蝣渠略○郭璞曰似蝓蛭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

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蝓音詰。陸璣曰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今人

燒炙噉之

美於蟬也衣裳楚楚

傳曰楚楚鮮明貌。○今曰楚楚猶今言濟楚也。賔之初筵言籩豆有

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音杵。○詩記曰蓋欲如楚茅尹申害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興也蟬蝓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夕死不久也猶

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於

大國亦不能久也我心憂其然若其危亡而無所依

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

以亡國為憂矣

補傳曰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程子曰采華飾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

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麻衣如雪

箋曰

麻衣深衣也。疏曰諸侯之禮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音稅

夕深衣。傳曰如雪言鮮潔

○箋曰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共音恭遠去聲

○疏曰共公襄昭公班子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彼侯人兮

傳曰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疏曰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身何戈祿謂候人之何戈與祿何河之上濁祿音對○
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擔揭也○詩記曰曲禮疏云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
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接柄

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註秘猶柄
也秘音祕○傳曰祿及也及音殊○及解見衛伯兮

彼其之子其音三百赤芾音弗○今曰芾字當作鞞古

之鞞從箭○采菽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
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采菽箋曰古者佃漁而

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
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

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鞞俱是蔽
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傳曰一命緼

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
乘軒緼音溫赤黃之色黜音酉黑色○疏曰玉藻說鞞

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帶之形制亦同於鞞別言之則祭服謂之帶他服謂之鞞一命至

葱珩皆玉藻文

彼賢人為候人之屬掌道路送迎賓客何揭其戈與役供勞賤之事彼小人乃有三百人皆服赤色之帶何為者也曹叢爾國而小人衆多如此君子何所容乎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詩即史也

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李氏曰一小人用事猶不可况於三百乎

維鵜在梁

鵜音題○郭璞曰鵜鵜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鵜音胡○陸璣曰

鵜形似鷺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
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
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不濡其
淘河喙虛穢反○山陰陸氏曰魚不畏鵜鵠

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稱去聲

興也鵜鵠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

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
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

音晝○傳曰味喙也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溝

去○曹氏曰遂終也○今曰屯卦匪寇婚媾言好
合也○補傳曰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踈

赤芾三百小人以利合者暫焉耳豈能終遂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蒼兮蔚兮

蒼煨之去蔚音畏。程子曰蒼蔚草木鬱茂之狀。

南山朝濟

曹氏曰濟升也

婉兮變兮

傳曰婉少貌變好貌

季女斯饑

蒼然蔚然草木盛多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之
婉變然少好季女不妄從人幽居而饑喻小人肆志
趨利於上君子守道而困窮於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

尸 鳴音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今曰曹共

公詩裏

王時

鳴鳩在桑

曰鳴鳩布穀也即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也
鳴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釋鳥曰鳴鳩

鵠音吉菊亦作秬鞠秬音戛○郭璞曰今布穀也江

東呼獲穀方言云戴勝○陸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

鳩仲春鷹所化為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

山陰陸氏曰一名搏黍江東呼為郭公馮衍逐婦書云

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李氏曰今乃鳴鵠也

○舊說凡十一名李氏與舊說異姑兼存之 其子七

今今日但謂鳴鳩於其子使之各得養無使偏

而已不必以為朝從工而下暮從下而上也 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鳴鳩養子平均如一，喻古人用心之一也。蓋善人君子其儀有常而專一，由其心如物之結言堅固也。○此詩以鳴鳩均養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蓋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養，非徒曰容貌顏色辭氣而已也。都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與此詩之意同。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箋曰

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其弁伊騏

音其。傳曰弁皮弁也。騏文也。○疏曰知此

是皮弁者周以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經音迭

鳴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

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絲為

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

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其服有常見其心之一

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

曰棘酸棗也
解見邶凱風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朱氏曰
差忒也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矣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

榛解見
邶簡兮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乎思古人不可復

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今日曹共公
詩襄王時

詩言田萊多荒以見民之不得其所序推原其故以
為其君侵刻之所致也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

桓未霸也

鄭忽出奔在魯桓十一年歲在庚辰
齊桓始霸在魯莊十五年歲在壬寅

曹共

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
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

田以私憾故

觀駢魯事見
僖二十三年

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

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詩記曰程氏易剝工九傳
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工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
九亦變則純陰矣然湯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
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
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
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
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
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
也。○詩記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
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
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彼下泉

冽音列。○今日冽旁三點者從水也清也潔
也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易井冽寒泉食為

潔當從水此泐彼下泉及大東有列沈泉傳皆訓寒則當從冰今字乃從水當為清也與大東有列沈泉異也○傳曰下泉食為潔當從水 浸彼苞稂郎梁二音○王氏曰苞叢生也○傳曰稂童梁也○疏曰禾之秀而不實者○曹氏曰田業多荒可知 愴我寤歎愴音慨○箋曰愴歎息之意也 念彼

周京

泉源深遠則流清今泐然而清者是下流之泉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曹人愴然寤覺而歎思念京周厭亂而思治也○匪風

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

愾我寤歎念彼

京周

疏曰周京興京周京師一也因章異而變文耳

苞蕭苞著言田畝之間野草叢密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

音尸○朱氏曰著莖草也○陸璣曰似藜蕭青色科生

愾我

寤歎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膏音告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郇音荀勞去聲

○傳曰郇伯郇侯也○疏曰郇侯為伯也左傳富辰稱畢原鄭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嫌是伯爵

故言郇伯郇侯也。○今日毛以為二大伯鄭以為牧
下二伯孔以為大伯唯有周召無郇侯者當從鄭也

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著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
穀熟而風雨時芄芄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
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
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十六

經部

詩緝卷十六

宋嚴粲撰

幽國風

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柁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郤音台柁音荀○疏曰郤今始平武功縣所治獫狁城是也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註國語

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繫邠同窋知律反○詩記曰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劉氏曰幽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

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其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補傳曰：豳，周公之詩，不列之正風，何也？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豳、秦以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

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

箋曰管蔡流言避於東都

故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疏曰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

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

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

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避狄居豳艱

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
以感悟成王也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
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

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起發周
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
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
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
者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氏
曰仰觀星石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
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
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
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曹氏曰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

國馬先公兼指
公劉而言也

七月流火

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

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故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傳曰流下也。火大火也。○疏曰左傳張趯

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心中大暑退

趯音 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

感音必

二之日栗烈

傳曰一之日十

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感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

二月之日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朱氏

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無日言一月之日也。○錢氏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無

衣無褐

音曷。箋曰：褐，毛布也。疏曰：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也。

何以卒歲

箋曰：卒終也。

三之日于耜

音似。疏曰：于，於也。於是始修耒耜。釋文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

耒耜，上句木也，耜，救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日繫辭云：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四之日舉趾

音止。傳曰：幽土晚寒，故至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疏曰：月令季冬命農。

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今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同云：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遲一月也。

我婦子饁彼南畝

饁音葉。傳曰：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

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郤音隙。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補

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田畷至喜畷音俊。傳曰田畷

田大夫也。○甫田箋曰田畷司穡今之穡夫也。○疏曰釋言云畷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一章兩節總言衣食之急也餘章推廣其意豳公教民以衣食為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曰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流下而西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九月霜降始寒可相授以冬衣矣當流火之候而豫興授衣之念非太早

計也衣裘若不早備迨至建子一陽之日風寒感發
建丑二陽之日寒氣栗烈無風亦寒當此之時無衣
無褐將何以終其歲乎不可大寒而後索衣裘也此
言衣為急也建寅三陽之日於是修耒耜建卯四陽
之日無不舉足而耕矣豳土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
較之中國遲一月也我婦我子同致饋餉於南畝之
中田大夫職掌農事來至而見其勤農則喜也此言
食為急也○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

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鄭云寒晚非也

范氏曰民

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朱氏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箋曰載則也陽溫也

有鳴倉庚

曰倉

庚黃鳥也解見葛覃

女執懿筐

傳曰懿筐深筐也

遵彼微行

傳曰微行墻下徑也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疏曰循微細之徑道

爰求柔桑

箋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

春日

遲遲

傳曰遲遲舒緩也

采芣苢

曰芣白蒿也解見采芣○傳曰芣苢芢衆多也

○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今日永繫被之祁
祁傳云祁祁舒緩也甫田興雨祁祁傳云徐也韓奕祁
祁如雲傳云徐靚也皆為舒遲之意此七月女心傷悲
及出車采繫祁祁玄鳥來假祁祁皆為衆多
朱氏曰豫以遠殆及公子同歸殆音待○錢氏曰殆猶將也○疏曰公羊傳說
其父母為悲也
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
稱公子也謂公子子也○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
及時而行也○葛覃
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二章述蠶桑為昏嫁
之備也豳民以流火為授衣之漸不可不豫圖之故
於春日則求桑而蠶春為秋計也言春日則已陽溫

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矣是將蠶之候也蠶之新
出者女執深筐遵小徑求柔穉之桑以養之蠶之未
出者女當春日舒緩之時祁祁然皆出采繁草以洗
之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苦蓋豫為衣裳之備庶幾
他日將如女公子及時而嫁也民家以昏嫁為重事
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而不敢憚也○舊說謂女
感陽氣而思男處子作此想恐非豳風淳固之俗也
謂豫有離親之感雖非經意却無害於義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音完偉。萑曰中者，葦蘆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離一物而四名。

也。郭云：葦似葦而小，又云：葦似萑而細，是葦小於萑，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葦葦之上濁蘆，頑之去聲。○疏曰：

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萑。○葦曰大者，葦蘆葦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疏曰：初

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山陰陸氏曰：明堂位云：葦籥，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釋草曰：葦華，葦

葦，葦蘆，葦蘆。○釋曰：葦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葦，一名蘆，葦一名蘆。○衛碩人疏曰：如李巡云：蘆蘆共

為一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云：葦蘆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葦葦為一草，以今驗之，則蘆蘆別草也。○

疏解見。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秦蘆葦，蠶月條桑。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箋曰：條桑枝

落採其葉也。○疏曰：謂取彼斧斨。斨音鑄。○疏曰：隋斨曰斨，斨斨即斨。斨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也唯釜孔異耳。隋湯果反，又音駝。釜音芎，曲容反。斤斧受柄處。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今曰：墮山喬嶽之墮，吐果反。與此隋釜之隋同音。釋山云：巒山，墮釋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墮。此言山墮者，謂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墮山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猗音倚，徐音伊。○隋釜皆狹長也。○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朱氏曰：取葉存條

曰猗。○補傳曰：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訓倚。○

今日倚猶依也。就樹采之也。釋木云：女桑，萋桑。郭璞云：

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七月鳴鵙。○疏曰：樊光云：春秋伯趙

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陳思王《鷓鴣論》云：

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蓋賊害之鳥也。

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鵙始鳴。○補

傳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八月

載績。疏曰：績，麻為布。載玄載黃。傳曰：玄，黑。我朱孔陽。傳

績者，績麻之名。載玄載黃，而有赤色。我朱孔陽，曰

朱深纁裳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今日載見龍旂陽陽

爲公子裳

曹氏曰祭義云歲既畢矣

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

纁音騷

三章述蠶事終而復始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起其勤未嘗息而且知義也七月流火民知將寒之候故於八月萑葦既成豫蓄之以爲養蠶之曲薄今年爲明年之計也至於明年蠶長之月乃條其桑謂斬取其條也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

能及故取斧斫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繁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

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
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
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鴉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
又緝績其麻也絲麻既成或染之以為玄或染之以
為黃其朱色者尤鮮明將供公子之衣裳不敢言為

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如此

張子曰我

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女

桑小桑樹也郭說甚明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墻

也毛云角而束之曰猗䟽引左傳諸戎猗之然此猗
從才音倚左傳從才音紀與此異也箋以豳地晚寒
故鵙以七月鳴曹氏又引王肅之說五訛為七義皆
未安離騷恐鵙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朱氏
集註云鵙也蓋鵙鵙聲相近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
也此與舊說異姑存之

鵙鳩音
題決

四月秀萋

音腰。釋草曰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箋曰物成自秀萋始

○曹氏曰萋遠志也釋草云萋繞棘菀註云今遠志也具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萋味苦謂之苦萋本草

云遠志一名棘蕘一名繞蔓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
乾參訂諸說知蔓為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
已受胎於下蔓感之而早秀。今曰蔓毛不指為何草
鄭疑為王芻陸璣亦無明說唯曹氏以為遠志證據甚

明劉向說為苦蔓今遠志苦澀之
甚醫家以甘草熟嚙之乃可用
五月鳴蜩
音條。曰

蟬之總名也。今曰釋蟲云蜩蜩蜩蜩蜩郭璞引夏小
正云蜩蜩者五色具塘蜩者蜩俗呼為胡蜩是蜩蜩蜩

蜩二種蜩也故爾雅疏云蜩者日諸蜩也今從之詩疏
引方言云楚謂蜩為蜩宋謂之塘蜩陳鄭謂之蜩蜩秦

晉謂之蜩陸璣又云蜩通語也一曰胡蜩一名蜩如方

言及陸璣之說則諸蜩皆一物也無區別矣今不從蕩

詩如蜩如塘不得以為一物也毛氏於彼傳云蜩蜩也
塘蜩也其說是矣於此詩乃云蜩塘者蓋舉其類以相

也明非以蜩為塘自為異同
八月其獲
音獲。釋文
十月

隕穽

音允託。傳曰隕墜也。○疏曰落葉謂之穽。○箋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

貉

音鶴。○箋曰于往也。○釋獸曰貉子貍貍音喧。○釋曰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貍。○疏曰禮無貉裘

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

程子曰同

謂會聚共事也。○曹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

載纘武功

傳曰纘繼也

言私其獫

音

○傳曰豕一歲曰獫獻豻于公

豻音堅。○傳曰二歲曰豻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言取彼為裘以助布帛因及

田獵奉上之事也物生於陽而成於陰四月純陽之

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

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

也
蔓草感之而早秀矣物成自秀蔓始也

曹氏曰首
舉四月者

言陰氣之來從微
至著蓋有漸也

五月一陰生蝸感之而鳴矣八月

正秋物成穀之早熟者可刈獲矣十月陰氣極殺氣
盛木葉皆隕墜於地而為摵矣四者皆陰氣漸至而
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故至
隕摵之時則往取貉皮以為自用之裘取狐狸之皮
以為公子之裘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孟冬天
子已裘此仲冬乃豫取皮乾之為明年用也又因說

獵之事至二之日會同以出田獵而繼續武事歲以
為常不忘武也私有其一歲之豨豕而獻其三歲之
豨豕於公薄於己而厚於君也○舊說夏官大司馬
仲冬教大閱豳地晚寒故用季冬此自說豳俗不必
律以周禮也

五月斯螽動股

螽音終○曰斯螽蚣蝮也蚱蜢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考見周南螽斯蚣蝮

音蒿須○釋蟲曰螽螽蚣蝮廣韻螽作蜚○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曰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腳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玳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為

吒 咄 二字音摘 麥 ○ 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

六月莎雞振羽

○ 莎音裳

雞絡緯也 促織之類也 ○ 釋蟲曰翰天雞翰胡旦反 ○ 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 ○ 陸璣曰莎雞如蝗

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之天雞今絡緯蟲是也 ○ 山陰陸氏曰古今註

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 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

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

釋文曰屋四垂曰宇韓詩云宇屋雷也雷力救反 ○ 朱氏曰檐下也

九月在戶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

八字句 ○ 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

穹窒熏鼠

傳曰穹窮也窒塞也

○ 疏曰熏鼠令出其穴

塞向墜戶

墜音親 ○ 傳曰向北出牖也墜金也庶人葺戶 ○ 疏曰葺戶以

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

為去聲

入此室處

五章述既有衣褐則改歲可以禦寒終首章卒歲之意也幽民言五月則斯螽動其股而鳴矣至六月則莎雞振其羽而鳴矣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二蟲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七月蟋蟀之蟲在野至八月乃在檐宇之下寒則依人也九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我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至矣故穹窮室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又塞其北向之牖又以泥瑾塗荆

竹之戶告妻及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六月食鬱及奠

音郁。曰鬱，雀李也。車下李也。棗，唐之屬也。曰奠，奠李也。唐棣也。蔓，奠也。鬱，類

而小別也。蔓，音纒。○疏曰：劉楨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

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奠李，即奠也。

○今曰：疏云：鬱是車下李。奠是奠李，則奠李非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為奠李，又云：奠李一名車下李。本草

有郁李人亦云：一名車下李，則奠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棗，解見召何彼穠矣。

七月亨葵及菽

亨，音烹。○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云：今世葵

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云鮑莊子之足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朱氏曰菽

豆也○菽
解見小宛
八月剝棗音撲○傳曰剝擊也○
十月穫稻

稻解見
唐鴛羽
為此春酒傳曰春酒凍醪也○疏曰凍時釀之
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冬釀接夏而

成
以介眉壽箋曰介助也○疏曰凡人年老者必有豪
毛秀出也○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

以助
之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疏曰斷取而食之○李氏曰
壺性蔓生斬之故曰斷○傳

曰壺瓠也○長樂劉氏曰
枯者可為壺嫩者可為茹
九月叔苴音趨考見關雎○
傳曰叔拾也苴麻

子
采荼薪樗荼音徒樗音摠○荼解見絲○傳曰樗惡
木也○疏曰樗唯堪為薪○解見我行其

野
食我農夫食音
嗣

六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六月食鬱奠二李七月烹煮葵菜及菽豆八月剝擊樹上之棗而落之十月刈穫禾稻而為凍醪此以上皆以養老介助秀眉壽老之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取壺瓠九月叔拾麻子荼苦菜也則采之樗惡木也則薪之此以上皆以為壯者之食故曰以養農夫也優老而薄壯豳俗之厚

也

朱氏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

傳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箋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

成熟築堅以為場

十月納禾稼

禾解見下

黍稷重穧

重平聲穧音六黍稷解見王

黍離○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穧○重穧詳解見閔宮

禾麻菽麥

疏曰禾是大名

非徒黍稷重穧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史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今曰同齊也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

謂之上○范氏曰官功公室之役也

晝爾于茅

今曰于於也於是取茅猶三之日于耜也

宵爾

索綯

傳曰綯紋也○疏曰繩之絞也○程子曰綯所用蓋屋

亟其乘屋

亟音棘○傳曰乘升

也○箋曰急當治野廬之屋○疏曰上文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此謂野廬之屋也○今曰信南山中田有廬

箋云農人作廬於田中以便田事

其始播百穀

疏曰播種也

七章述農事終而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九月豫築
圃為場十月則就此場納禾稼於倉其禾有黍有稷
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穆禾是大名有非
一種之禾又有麻有菽有麥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
戒云嗟我農夫稼穡收穫既齊矣野中無事我當上
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豳人尊君親
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宮功之後又自相戒云晝日於
是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為此

者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播百穀也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宮功方畢即治野廬豫為明年之計豳民之敏於趨事如此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

登麥非十月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孔氏謂取

茅索絢以待明年蠶用與下文乘屋不相接其說固非也諸家雖以取茅索絢為乘屋之用然以屋即是

公宮又與始播百穀意不連接公宮蓋屋必不用茅
茅又不可為索絢今以屋為野廬其屋用茅蓋之又
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意始分曉

二之日鑿冰冲冲

音蟲。朱氏曰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

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註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氏曰冲冲和也

三之日納于

凌陰

凌去聲又音陵。傳曰凌陰冰室也。○疏曰大官凌人十二月月斬冰即納之。幽土晚寒故正月藏之

○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涼冰猶可藏也

四之日其蚤

音蚤。○疏曰其早朝獻羔

祭韭

疏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滌音敵。傳曰滌埽也明

酒斯饗

傳曰兩樽曰兩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傳曰學

也稱彼兕觥

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

萬壽無疆

傳曰疆竟也竟音境。今日有疆境

則有限止無疆境則長遠無限止也

末章述祭祀燕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以為艱

難積累之始也季冬陽氣尚微盛陰固閉不能自達

乃豫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之陽氣達而冲冲

然和也至孟春乃藏冰於冰室仲春之早朝開冰用

之以獻羔祭韭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將言歲功成

而樂之故又言九月有嚴肅之霜十月滌埽其場將以納禾稼也民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設兩樽芻酒以為燕饗之禮相命殺小羊升君之公堂舉兕觥酌公以酒祝之萬壽無疆境也

詩記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曹氏曰

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芻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

安得此
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

音答
遙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

遺音
位

名之曰鴟鴞焉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
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

夷以叛蓋以周公為亂也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
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
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
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
者以為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也

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
鳴鴉既還而作東山著公之出入也

鳴鴉鳴鴉

曰鳴鴉鳴鴉類也鳴惡聲之鳥鳴鴉為鳴類則亦惡聲之鳥也郭璞以為鳴類陸璣以為巧

婦陸農師是璞而非璣○釋鳥曰鳴鴉鶉鴉二字音寧

決○詩記曰郭景純陸農師得之鶉鴉鳴鴉之別名方

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鶉鴉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

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鳴鴉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

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

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景純之註耳 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

曹氏曰鳥以巢為室如雀入燕室也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鬻音

同育義

鴟鴞惡聲之驚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為鳥之愛
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
更毀我巢也時管叔武庚雖亡為惡之黨猶在喻為
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
鬻養此子誠可傷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

巢乎

程子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

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汚染使陷於罪是
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迨天之未陰雨

傳曰迨及也

徹彼桑土

音杜○朱氏曰徹取也○傳曰桑土桑根

也
綢繆牖戶綢音倚繆莫彪反箋曰綢繆猶纏綿也
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又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
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
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
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王肅曰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
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

可不過絕
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

音吉居。傳曰拮据搯拮也音戟菊。

予所

捋荼

捋 將鑿之入荼音徒。朱氏曰捋取也。傳曰荼萑茗也。萑茗音完條。疏曰蘧為萑萑茗謂蘧之秀

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蘧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蘧頑之去。三荼考見邛谷風。朱氏曰

可藉予所蓄租

程子曰蓄積也。租取也。

予口卒瘠

音徒。王氏曰卒盡也。傳曰

瘠病也。曰予未有室家

又託為鳥言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茗也予所

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

未有室家之故也豈可室成而為鴟鴞所毀乎周公

以喻己不憚勤勞者以王業未成故也豈可業成而

為殷民所毀乎手拮据而將荼蓄租而口卒瘁文錯
言之也

予羽譙譙

音譙。傳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

予尾脩脩

音消。傳曰脩脩敝也。

予室翹翹

傳曰翹翹危也。

風雨所漂搖

漂音飄。

予維音嘒嘒

音朽。錢

氏曰嘒嘒叫呼也。

又託為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予羽譙
譙然殺減予尾脩脩然敝敗予室翹翹然危風雨又
漂蕩而搖動之予恐其隕墜維音嘒嘒然而叫呼也

周公以喻己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
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
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嘒
嘒也

鳴鴉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勞去聲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思去

聲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女音汝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

樂音洛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

說音

悅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杖杜勞還役也後序言大夫美之非也杖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杖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複宜與杖杜不同也後序又分一章言其全軍而歸二章言行者之思非也今以前三章皆為述歸士在

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
蓋別家之情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
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
勞之采薇出車言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
同末章因述自途而至家故四章皆以我來自東零
雨其濛發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惓音叨。○傳曰
惓惓言久也。

我來自東

今日來
歸也。

零雨其濛

疏曰零落也。○錢
氏曰濛濛細雨貌。

我東曰歸

今日曰歸
猶言歸也。

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行王音杭毛音衡鄭音銜枚音梅。傳曰士事也。○疏曰

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註云枚如箸銜之有縷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縷音畫又呼麥反

蝟者蠋

蝟音淵蠋音蜀。錢氏曰蝟蝟蟲微動貌。○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

亦在

在桑野敦彼獨宿

敦音堆。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今日諺云敦敦不動

亦在

車下

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

為固故以東山言之此詩乃軍士已歸之後周公不

忘其往時之勞歷述其在途思家之情以慰勞之以

見上之知其憂勞也人之思家於歸而在途思之最切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反覆委折曲盡人情之私謂爾軍士在途之時若曰我向之往東山以征三監也惛惛然久而不歸及我來歸自東又道遇細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行役最以雨為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征役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更制衣裳願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在途

經行桑野因感所見而自歎曰彼蝟蝟然微動之桑
蟲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
下也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
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烝有三義衆也進
也久也此詩三烝在者二以為進則可以言蠋不可
以言瓜以為衆則喻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
役之情則久義為勝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

羸力

果反。釋草曰：果羸之實，枯樓。釋曰：果羸之草，其實名實，即子也。疏曰：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枯

樓如瓜葉形，兩兩相拒，值蔓。亦施于宇。施音異。陳氏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曰：施延也。曰

宇，屋垂也。伊威在室。傳曰：伊威，委黍也。陸璣曰：一名解見七月。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

魚者，蟪蛄在戶。蟪蛄音蕭梢。傳曰：蟪蛄，長跖也。跖音是也。陸璣曰：蟪蛄，小蜘蛛，長脚

者，俗呼蟪蛄，子此蟲來。町唾鹿塲。町音挺，唾，湍之上。本又著人衣，當有親客至。作唾字，又作墮。程子

曰：町，唾廬。燭燿宵行。燭音揖，燿字亦作曜。燿不可畏也。傍蛙墮也。疏曰：燭燿，螢火也。

伊可懷也

此章亦述軍士在途遇雨勞苦而思家蓋室廬將近

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我久征役無人
在家田廬必是荒廢想見枯樓之實蔓延于屋垂之
下矣壁落間伊威小蟲必以無人而出行於室矣蠨
蛸小蜘蛛必結網當戶矣廬傍畦壟必為麋鹿之場
矣螢火夜必飛行室中矣此五物不足畏也乃可懷
感也謂久而不歸也此言歸士無家室者

聞之趙
虛齊云

即

末章歸而新昏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鶴音

貫珪音迭。陸璣曰：鶴似鶴。王氏曰：珪丘珪也。

婦歎于室，洒掃穹窒。

洒，鯁之。婦音。

噪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敦音團。程子曰：敦，圓成之貌。

烝在栗薪。

箋曰：烝，久。

也。錢氏曰：衆之可為薪者。程子曰：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

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

天將陰，雨鶴性好水，長鳴于丘珪之上，亦道間遇雨所見也。此時想其婦在家必念行人而悲歎，且曰：今當洒掃其室，窮塞鼠穴。我征夫將至矣，望我之歸也。聿者，將遂之辭，實未至也。又想其婦見有瓜之苦者。

人所不取敦然圓成久在粟薪之上如我之匏繫于
東必歎曰自我不見者今三年矣此皆想其婦在家
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
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即
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

箋曰熠燿
鮮明也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駁音剝○釋畜
曰黃白皇駁白

駁○孫炎曰馬色黃白有黃處有白
處駁赤色也駁白有駁處有白處

親結其縞

音高○
曰縞婦

人悅巾也解見野有死麇。傳曰縞婦人之禕也母戒
女施衿結悅禕音暉衿禽之去聲繫佩帶也悅音稅。
疏曰婦人之禕謂之縞孫炎以禕為悅巾郭璞
以為今之香纓此言結縞當是悅非香纓也。九十其

儀

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末章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勞自途

至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
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授室者可以及時而
昏姻此女子之歸于夫家其馬有皇有駁女之母親
結其悅巾其儀多也其新昏者甚美矣其舊昏相見

之歡當如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烏路反。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

○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既破我斧

今曰易旅卦得其資斧注斧所以斫除荆棘

又缺我斨

音鏘。斨曰斧斨解

見七月伐木用之非指兵器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傳曰皇正也

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傳曰將大也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

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為鑿屬錡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至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又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是正而已即孟子言征者

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
同仁均為我民不忿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
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大周公所以惡四國也○
舊說破斧缺斨為戰陳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
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
破斧缺斨非為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
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
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真

所謂哀我人斯也若以為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
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
人斯及吡嘉道休之意皆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所
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音奇。傳曰斨屬曰斨。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音訛。傳曰吡化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化之而已不殺之也嘉言德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

音求。傳曰木屬曰鉢。釋文曰韓詩云斨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慈秋反。曹氏曰道聚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聚之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

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

音哥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子曰伐柯乃既得

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休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

傳曰柯斧柄也。

匪斧不克

朱氏曰克能也。

取妻如何

取音娶。

匪

媒不得

有問伐木以為斧柄者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其理
易知何必問也有問取妻者當如何乎非媒則不得
其理亦易知何必問也今欲周公之歸何必問人但
以禮迎之而已下章言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箋曰則法也

我覲之子

覲溝之去○箋曰覲見也之子

周公也

籩豆有踐

釋器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傳曰踐行列貌

所伐之柯即此手中之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

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則不遠亦易知也我欲見

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補傳曰是詩與伐柯

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九罭之魚鱒

鱒存之上濁○疏曰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陸璣曰鱒

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鱒音混○曰魴編也解見陳衡門

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朱氏曰衮

衣繡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

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雖位袖壘三音卷音捲

興也言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
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
袞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服其服則居
其位矣欲朝廷復相之也。九罭毛以為小網諸家
或以為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為大
網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為甚小蓋常網也
鱒魴毛以為大魚今赤眼鱒及鰻魚皆非大魚

鴻飛遵渚

傳曰遵渚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女音汝處音杵

西人欲公之歸謂東人曰鴻飛宜戾天而乃遵循於洲渚周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於東土豈公歸無其處所遂於汝東土誠安處乎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不久留於汝東土也此所以諷朝廷也

鴻飛遵陸

釋地曰高平曰陸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程子曰宿安息也

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汝東土誠安留乎公歸必復其舊位矣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欲公之留荅西人曰汝固有衮衣以迎公之歸
矣然願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也言衮衣者因首
章西人欲以衮衣繡裳迎公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

音撥又蒲末反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補傳曰後序推本其初而言之觀詩

人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遐謂其終始無瑕也

狼跋其胡

狼解見齊還。傳曰跋躡也。○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懸肉也。

載

夔其尾

夔音致舊又音帝今不從。○傳曰夔踏也。踏其反。礙不行也。○今日曰夔音致者踏也。帝音者

本也。此詩但當音致中庸言前定則不踏注踏音致說文云踏躡即夔也。○釋言曰跋與夔皆顛倒

之類進則躡其胡而前倒退則卻頓而顛於尾上

公孫碩膚

孫鄭音遜毛如字。○程子曰孫避而

弗居也。○傳曰碩大也。膚美也。

赤舄几几

舄音昔。○詩記曰鄭氏屨人註云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

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

故几几安也。○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弈羅絜周公無利欲之敝。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

泰赤舄亦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夔矣。○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

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毀其致一也

興也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穽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躓其胡欲退則蹙踰其尾求脫不能喻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雖處

流言之變其赤烏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所謂
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
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烏几几
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狼猛健之獸雖善兵
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扈其老者雖項下垂
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扈尾者謂其
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狼扈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箋曰不可疵
瑕也○程子

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囊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與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囊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同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十六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二行投殷之後於宋刊本
投訛封據禮記改

第五頁後三行邶風有瑟彼泉水刊本邶訛北今
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後漢郡國志刊本郡國訛地理
據續漢志改

第十六頁前五行更無他事刊本他下行或字今

刪

卷十四第三頁前三行四行非以羔裘狐裘為大
過刊本過訛故今改

第四頁後四行然則此言素衣謂素裳也十字又
疏曰二字刊本俱脫五行謂樞裳下刊本誤衍
疏曰裳而衣裳也七字並據毛詩注疏增刪

卷十五第二頁後七行疏曰共公襄刊本曰下行
諸侯之禮四字據毛詩疏刪

第三頁前二行戈鈎矛戟也刊本矛訛之據曲禮

疏改

第八頁前二行傳曰下泉食為潔檢詩毛傳及朱傳俱無此語此傳字疑有誤

卷十六第六頁前三行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刊本說訛詳據毛詩疏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釋蟲曰翰天雞刊本曰下行釋字據爾雅刪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釋言曰跋與蹇皆顛倒之類

案爾雅釋言無此語此釋言曰三字應有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臚錄監生臣徐莊